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元 文 類

(三)

蘇 天 爵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元 文 類

(三)

蘇天爵編

國學基本叢書

# 元文類卷之十四

##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  
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壓而飭。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楊然。終則哆然。旣飭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

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烜。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戮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其爲庸儒者。可爲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脩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峴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

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政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卽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

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佞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卽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機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旣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口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於時也。願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

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實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卽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

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鎮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爲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爲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爲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



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協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覩天顏，東南一隅，未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

可尅日而待。不足爲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皋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尙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

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苦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者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廩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行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

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威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

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喧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壓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賊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克。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受取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厭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毒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旣往之真踪。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

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墮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歎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掎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

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旣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本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旣已言

元文類 卷十四

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起。



# 元文類卷之十五

## 奏議

諫幸五臺

元貞二年  
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卽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翔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卽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太后爲國家爲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

此則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惓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撻拾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社稷，下有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諡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自勤，定制則官自守，修武則先帥兵，嚴試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繁蕪，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嘔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欽覩皇上，仁心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祖宗之鴻業，於進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榮衛者爲先，至於酒醴，固是穀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之際，命近侍臣鄰，思一獻百拜之義，則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聖上，仁慈孝敬，度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事於南郊，親裸於太室，則天地答貺，神明降禱，薄海內外，咸仰聖德，太平之福，羣生幸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是也，觀闕盤鬱，城雉繚環，祖宗之所御，黎庶之所瞻，今聖主謙德彌恭，尙居東宮之舊，竊慮民物觀聽，有所未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統體天地，何以言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則萬物被光，羣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於前代。況欽遇聖德文明之主。如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制。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於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爲闕遺。且夫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爲治。蓋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有道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聖上。君德昭然。孝慈純備。嚮居潛邸。招致天下儒學之臣。延納海內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聖性。故踐位以來。進儒術而抑吏道。卻珍禽而絕游畋。清心寡欲。民物豐阜。其用儒之效。固已驗矣。獨未聞今皇儲左右。天下儒學之臣。有幾。海內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賜依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學齒胄之禮。明示天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仁孝溫文。固已篤至。然聞見習熟。又在薰陶。此實係國家萬世之福。卑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書。亦日佐大臣。決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算學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求轉補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算學博士之前。應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官知舉。每一周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

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浙東、荆南、山東四道，並爲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管達魯花赤，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名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制煩複，無益於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戶下至百戶子弟承襲父兄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兵法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兵法中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敍或戶絕等歇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爲體不輕。必若今日難於更張，則四方宜力老將，旣已病死，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爲華好，一旦直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勍敵，不惟本人自取肝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何辜。卑職歷觀前古之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於太平之世。竊慮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徒司空徒切慮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爲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蓋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充是役，卑職頃居田畝，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廕敍，原此初心，謂之無賴，而令竊弄府州司縣之權，剝刻單弱，以肥其孥，良可憫歎。如蒙聞奏，命中書省除各路存留。

官經歷知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爲官制。不紊。體統稍均。凡既有名。事自不苟。爲係於民不細。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毫銖一失。利害懸絕。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平居使之順其逸樂。略其深文密法。而不責其小廉曲謹。然後效死也。易是爲御將之道。夫將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倚之而不效。則召而殺之。無輕召之理。今近歲連召北邊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慮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戍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屬軍官。利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產。厚息借貸。準折還納。終致破產。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蠶食部下。行伍深可哀痛。今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等數處。征戍軍人。果有病患。除官爲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發封裝以來。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封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或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此。庶不致中原軍戶日蹙。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教閱。練習武藝。膂力訓練。精銳則萬一應卒得用。仍除鎮衛守把外。不令與官員作工。蓋造役使勞苦。幸甚。

一、太常定諡。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善人有勸於生前。近歲諡號之稱。不公殊甚。如今後太常定諡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輿情稍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爲次。百貨則以穀爲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爲急焉。

而近年工商淫侈。游手衆多。驅墮畝之業。就市井之末。蓋爲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乞將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管諸軍。與魯總管知府知州。縣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功仍可就。更講究重穀勸農之方。畫一開坐。行下有司遵守。如民有馬牛驢畜。遞相食踐田苗。並彼此爭告田土疆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輕賚之類。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就於見在錢糧內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不實者許廉訪司體察。如此旌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伏觀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備。政有未舉。正賴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多矣。然於天朝盛典。願尙有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採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勳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召韋處厚。路隋。爲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卽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世祖皇帝。嘗令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事者。進講。裕皇在東宮時。亦嘗令賓客宋銜。日講尙書。今聖上崇尙儒雅。厲精求治。凡可以興太平者。莫不舉行。唯經筵之制。未能復古。縱有爲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讀。就充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實

不同也。今莫若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員，俾爲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其事，伺聖上清燕爲之引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世祖嘉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略，類爲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讀一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其職卽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并隸中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爲曠典。伏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溫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不矯亢以立異者二員，俾爲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啓沃聖心，此誠當今要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況吾皇聰明仁聖，不以爲難，必能賞諫臣以來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勳臣。大禘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告羣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爲大也。孔穎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

唐以房玄齡、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自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勳，皆蒙古大臣，表表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勳，實有以勉厲羣臣。雖古人泰山若礪，黃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近臣講究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事列帝之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陸孟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道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容南北之禮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爲不然。蓋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勳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上哉。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



使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甚。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於科目也。宋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於眉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頤於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尙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今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姦欺。設選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當於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蓋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晉、唐、宋。靡不由之。洪惟聖元。龍興朔陲。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大經大法。固已遠追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代不刊之典。而爲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茲新廟告成。奉遷伊邇。其合於禮而宜於今者。固當議而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孫毓曰。太祖在

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曰。后稷居中。昭處於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不並坐。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親疎之序。而不亂也。兄弟共爲一世。昭皆爲昭。穆皆爲穆。七世而止。唐增爲九世。十二室。趙宋因之。爲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無定數。其室次以西爲上。太祖居西夾之東。爲第一室。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而東。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太祖居中。爲第一室。爲一世。睿宗居西。爲第二室。爲一世。世祖又西。爲第三室。爲一世。裕宗又西。爲第四室。爲一世。順宗居太祖之東。爲第五室。成宗又東。爲第六室。兄弟二室同一世。武宗又東。爲第七室。仁宗又東。爲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南。兄弟二室爲一世。故八室止爲六世。其制頗與賈公彥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室。安奉太祖皇帝。爲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太祖旣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也。父爲昭。子爲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爲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苟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脗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典。可爲萬世法程也。若以舊廟爲累朝。定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爲東之第一室。居裕宗之下。則爲西之第五室。顯宗之室定。而英宗之室始可議焉。蓋顯宗在東。則仁宗以下更無餘室。顯宗在西。則英宗當附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嘗正

位者乎。若以此言之。則成宗宜居上。順宗次之。顯宗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顯宗固當居上。順宗次之。成宗又次之。英宗居西。祔裕宗之下。則兄躋弟上。猶爲逆祀。而孫居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蓋謂之所當然也。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旣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者乎。且於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尙左。居東則尙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尙右。東者復尙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不之察耳。致職居博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史院詳酌。行移集議。取自聖裁。

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真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尙書。黷於祭祀。時爲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觀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 元文類卷之十六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雖必合。有險卽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旣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建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之量。絕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尙遺蜂蠆之毒。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羣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斬黃面縛江漢心。歸鐵瓮之堅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闕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車駕班師賀表

中統元年九月爲  
眞定廉宣撫作

李冶

臣某等言。伏爲逆黨悉平。車駕迴鑾者。黃鉞耀威。果凶徒之一掃。翠華旋軫。遽明詔之載頒。率土皆臣。普天同慶。伏以周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漢之盛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事豈樂爲。兵非得已。屬者逆

屬相煽。狂童恣行。潛包禍心。構成內難。惟聖人必欲去害。肆天子所以有征。爰興問罪之師。庸示安民之勇。靈旗順指。醜類畢殲。衣暫試於一戎。月連飛於三捷。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迴。鴻鈞自斡。宗祧鞏固。永孚無疆之休。日月貞明。定爲羣目之用。此蓋皇帝陛下。運騰千載。道貫九皇。雄斷電馳。廟謨洞徹。既多算以勝少算。況至仁而伐不仁。是宜氛祲廓清。車書混一。大統會歸於中統。太平今睹於開平。凡在陶甄。疇非鼓舞。臣某等忝以守官於藩翰。不獲稱慶於闕庭。想迎六尺之輿。遙祝萬年之壽。

賀平宋表

孟祺

臣伯顏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還。輒姦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旣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尙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朮阿荅海等。忝司中閫。直指僞都。掎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願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

思歸之衛士。崛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豎。其宋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辭。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或失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爲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聞疎闊。蓋由年拘積算。日括周分。不知闕測。以考真。率多傳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晝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朏。臆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爲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實錄表

王暉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宣昭。粵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況大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丕揚。洪惟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幹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上郡。革

弊政以惟新。擴同仁而一視。規模宏遠。朝野清明。內則肇建宗祧。創設臺省。修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樸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攬。權綱綜覈。名實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彙連茹。羣雄入彀。削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教實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騰戰功。不待計而救民乏。聽言擇善。明德緩刑。欽福錫民。遇災知懼。得洪範惟皇之理。過周宜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以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鑒觀於成憲。思遙駿於先聲。深詔下臣。俾爲實錄。宅心宗廟。凝孝羹牆。開館局而增置官僚。敕羣司而大紬圖籍。編摩既富。搜訪加詳。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張皇初橐。增未見於罕聞。承奉綸音。俾燭繁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宸衷。盡略虛文。一存實事。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粲焉列三代之英。蔚爾開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臣。版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謹依條據。粗致無遺。今具所修成世祖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六卷。凡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爲二百七十帙。用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願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慮庶幾於一得。冒瀆聖聽。不勝驚惶。

進三朝實錄表

皇慶元年  
十月進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藏。三后在天。實監玉堂之記。粵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溫文



睿哲統之垂業之創念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茲纂錄首崇筆削之任式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繫年繫月豈足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徵於今日臣等以所編成順宗皇帝實錄一卷成宗皇帝實錄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錄七卷武宗皇帝實錄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詔錄三卷總計一百三十四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天開文運治再覩於熙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品羣情胥悅斯道增華欽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天縱禮儒臣而加異相古所無進院秩以示優自今伊始親授銀章之重益爲玉署之榮臣等學愧前修位隆往代典謨訓誥敢忘黼黻之勤元首股肱願效賡歌之盛

謝賜禮物表

吳激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於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過厚揆分何堪俯瀝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賤士樵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繇見道長值朝家之興運有幸爲民愧碌碌之譴才乏卓卓之奇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識凡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靡不覆幘小物亦預陶鎔惟成宗法至元首賁丘園之隱歷武宗逮延祐游升館閣之華先帝擢之禁林今皇處以經幄講讀古訓對揚耿光誤蒙上聖之簡知得廁羣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之年而螻蟻微誠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效勤勞於郡縣內之弗能裨謀議於廟堂糜廩粟費俸錢素餐甚矣辱高位速官謗清論凜然因負採薪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

常戀闕庭。奈景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國。況又耄耋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茲蓋欽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沒於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閱憐周恤。固君父惻隱之仁。惻款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貺。實踧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廉。壹是歡榮。等如祇受。臣栖遲畎畝。既難強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誓當竭精神而報上。所賜鈔錠段疋。除已嚮闕謝恩外。未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寶錄表

至治三年  
二月進

袁 桷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祇成信史。上徹宸旒。洪惟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仁靜根心。溫恭合德。詩書造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爲師。嚴官規而限祿。誡經作則。稽古鑑今。蒼龜定主鬯之公。棧藹奉璋之衆。宜登琬琰。永祕縑緗。欽惟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陛下。慕切羹牆。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閱歷歲年。已深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臣某等所編成仁宗皇帝實錄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詔錄一十三卷。總計九十卷。繕寫已畢。用黃羅袱封全。謹具進呈。

賀登極表

虞 集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大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

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獨與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職。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氈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瑣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止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尙勸九歌。用稱萬壽。

進實錄表

至順元年  
五月進

謝端

瑤圖啓運。新元會之重熙。金匱紬書。述先朝之顯烈。素慚載筆。今幸成編。洪惟英宗睿聖文孝皇帝。德洽堪輿。恩覃動植。制禮作樂。粲乎宗廟之儀。登明選公。秩若朝廷之紀。四年無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懷。惟刪定之公。乃可稱於信史。固纂修之久。將有俟於明時。欽惟皇帝陛下。遙駿有聲。粵若稽古。謂文武之道。必方冊而後傳。而堯舜之心。在典謨而可舉。彰繼述之善志。大揚厲之洪休。蓋尊所聞。莫匪爾極。臣等事徵四繫。學愧三長。煥乎文章。無能名其爲大。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臣等所編成英宗皇帝實錄四十卷。事目八卷。制誥錄二卷。總計五十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  
三月進

歐陽玄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於以著當代之設施。於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繼繼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羣策。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喻。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爲本而文爲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略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 元文類卷之十七

表

賀正旦表

劉敏中

曆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方之賀。歡均朝野。慶洽天人。中賀剛健體元。寬仁育物。董官常而敷聖訓。炳如日月之臨。恤民隱而降德音。翕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維新。臣等夙被寵榮。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裨財成輔相之功。願億萬年永享伴奭優游之樂。

賀册后表

楊文郁

聖德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册之儀。慶溢九重。歡騰四表。中賀受天成命。遵祖詒謀。謂王教攸基。莫若人倫之重。然治道之至。庶資內治之勤。昭法象於軒星。崇聲明於椒掖。以贊嚴宸之孝理。以協太母之徽音。臣等服在近司。顒觀盛際。道符義易。占順承載物之亨。願擬堯封。申富壽多男之祝。

賀元旦表

姚登孫

寶曆晨開。恩誕敷於朔紀。瑤池春滿。愛先輯於東朝。日月清華。神民闡懌。中賀道符範統。躬啓皇圖。懿範難名。備聖人之全德。仁規妙運。濟天下於太寧。壽並兩儀。福延萬世。臣等班聯文石。職忝膠庠。仰測卦爻。喜三陽之通泰。俯陳歌頌。奉億載之怡愉。

賀建儲表

姚登孫

坤元居上。挾皇統於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於奕世。神人闡擇。河岳清寧。中賀聖德難名。徽音夙著。心游太極。兩儀妙玄。範之功。身佑三朝。九鼎重宗。磐之勢。適春宮之肇建。知景命之永延。臣等嘉與諸儒。欣逢盛典。日月啓重光之運。幸囿照臨。華嵩開萬壽之期。惟廬歌頌。

賀聖節表

李之紹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中賀聰明稽古。孝友根心。丕顯文謨。端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之中。揆震夙之昌辰。卜豐穰於今歲。璇璣肇紀。玉斗儲祥。臣等肅謹班聯。遙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月之詩。耆定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賀聖節表

鄧文原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觚棱瑞靄。闔闔臚傳。中賀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賀正旦表

盧亘

瑤圖星拱。禮盛三元。璇宇天臨。權同九有。煥采文於懿範。洽聖孝於英猷。中賀迪喆徽柔。濬幾淵靖。崇勳廟社。消羣慝而佑顯謨。決策宮闈。定神器而凝景命。妙用夙諧於坤載。大明參懋於乾剛。臣等久玷中書。肅承內治。儀新鴻號。深仁昭被於綿區。嘉錫隆禱。慈訓永光於汗簡。

賀親祀太廟表 延祐七年

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於清廟。羣方胥贊。百辟交孚。中賀剛健日新。聰明時憲。祖有功。宗有德。衍歷服之無疆。車同軌。書同文。底烝民之作。又衰冕華昭於日月。笙鏞和協於神人。崇億載之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司政府。肅侍齊宮。籩豆駿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賀。效華封祝聖之誠。

賀親祀太廟表 天曆元年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神人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後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袞會龍章之盛。籥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立台衡。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賀聖節表

虞集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縉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賀正旦表

虞集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

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遺。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錄。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賀正旦表

宋本

泰元神筭。天開六甲之端。北斗帝車。星直三朝之旦。立政伊始。與時皆新。中賀睿智有臨。明哲作則。萬機初振。熙鴻號於紀年。九廟載安。被龍光於宗黨。誕啓用材之路。式推澤物之仁。臣等身際昌辰。首班著位。風行雷動。賡歌殊愧於古初。日升月恆。善頌惟先於壽考。

賀親祀南郊表

至順元年

謝端

四方子理。事天致恭己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功成治定。禮備樂和。中賀端拱無爲。純一不二。肇舉明禋之典。載嚴升配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鎮圭纁籍。輝聯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疊見。穹示集祝。宗社蒙休。臣等叨佐清朝。欣觀熙事。列園壇之八陛。幸陪漢時以侍祠。陳泰階之六符。願舉兪觴而上壽。

牋

賀正旦牋

夾谷之奇

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暄太蔟。祥開青禁之春。邦本益隆。輿情胥慶。中賀仰遵聖訓。參決政機。執中傳精一之心。作貳毓元良之望。重明繼照。陰邪常遏於未形。九四在淵。陽德克潛於已著。茲履端之云始。



宜介福之孔多。某等素乏長材。叨居端尹。星輝海潤。莫酬沾被之恩。月恆日升。第祝綿延之算。

賀千秋牋

楊文郁

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爲長男。載啓亨嘉之會。慶鍾甲觀。歡溢寰區。中賀克哲克明。允文允武。春坊翊善。茂隆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奉天顏之喜。茲臨彌月之節。宜膺百順之祥。臣等竊備詞官。進趨庭賀。幸聞樂府。奉重暉重潤之章。請合輿情。上俾熾俾昌之壽。

賀千秋牋

袁桷

心依宸極。前星耀於明堂。卯爲春門。大電環於甲觀。盛德集福。至和儲祥。中賀體仁法元。師古合道。溫恭事帝。密輔相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光大。疇咨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茂對誕辰。宜膺純嘏。某等肅瞻儲禁。忝職詞林。鶴駕陳儀。喜承顏於兩殿。鴻圖衍慶。願介壽於千秋。

賀正旦牋

虞集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緯衣乘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洪禧。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闕睢正始之音。萬年室家。樂旣醉太平之運。

箴

綱齋箴

鄧文原

元坦使君以綱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釋其義乃作箴曰  
維古哲人德美內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含章可貞明夷蒞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銜飾  
辟諸揚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內視歆如迺崇澆僞以眩羣愚鼓鍾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瘁  
繫南郭子尙綱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慎獨箴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曰慎獨  
自此精之萬物並育豪髮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於乎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某心

銘

簡儀銘

姚燧

舊儀昆命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袞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類仰鈞簫凡今改爲皆析而異  
繇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槩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  
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  
兩綴闕距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卽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未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  
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隨攷  
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未有倖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義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姚燧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兌也。振漑不洩。繚以澮也。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橫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鑲也。小大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機杖。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鐵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概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卽揆。何不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睽。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姚燧

靈臺設簾。魏以尊。元間大呂。非其冪。摯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圃。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饗殮。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適此源。凝熙帝績。高義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渾象銘

楊桓

於昭聖皇。德惟天希。密察乾坤。動符化幾。乃命太史。考順求違。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棋布。星次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匱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術取外圍。反而觀之。其趣同歸。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裏。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睿思。先天天合。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爲。

玲瓏儀銘

楊 桓

天體圓穹。三辰在中。星雖紀度。天實無窮。天度之數。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因星而步。推日而得。月次十二。往來盈虧。五星參差。進退有期。判爲寒暑。分爲四時。太史司天。咸用周知。制諸法象。各有攸施。萃於用者。玲瓏其儀。十萬餘目。經緯均布。與天同體。協規應矩。徧體虛明。中外宣露。玄象森羅。莫計其數。宿離有次。去極有度。人由中闕。目卽而喻。先哲實繁。茲制猶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備。實因於理。匪鑿於智。於萬斯年。寶之無墜。

高表銘

楊 桓

聖人修政。惟農是本。農之所見。時則爲準。過與不及。民安究之。動措由中。聖人授之。時在於天。術何以得。制器求之。乃見天則。日月周運。閏餘歲成。盈虛消息。在表斯徵。分至旣辨。氣序乃會。朔晦一定。弦望由對。爰演斯曆。用詔民時。百工充治。庶績用熙。表中以正。圭平以直。不言而諭。與時偕極。天德芒芒。參以明焉。民生皞皞。振以興焉。惟昔八尺。景促分密。爲用雖可。每艱辨析。聖皇御極。百度惟新。乃五其昔。其用益神。表高之法。先哲匪憚。其顛景虛。取的是患。表梁上陳。景符下依。符竅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闕几是映。

几限容光。圭表交應。器械之密。推步之精。歷古于今。斯畢其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皇儀刑。在其左右。仁民育物。以對天祐。眉壽萬年。寶茲悠久。

太史院銘

楊桓

天厭下土之亂。睿求聖哲。以作民主。太祖聖武皇帝。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皇元之寶命。累聖肖德。增功續烈。逮今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稟資聖神。自潛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心。攸屬攸係。及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官。政教既行。乃制禮作樂。廟享祖宗。仍遣將帥。四征未臣。始統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爲。飛潛動植。仁惠溥密。民旣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聖慮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爲之。以農事爲四民衣食之本。旣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爲振舉之務。乃立太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焉。至元十三年。上以循用大明曆久而失當。欲覈其制。以太子贊善臣王恂。業精算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伏昏曉。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推演。尋遷太史令。以都水監臣郭守敬。穎悟天運。妙於制度。凡儀象表漏。考日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尋授同知太史事。曆成。遷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爲命世之賢。凡研究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輔以集賢學士臣楊恭愷。其提挈綱維。始終弼成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工部尙書兼少府監臣段貞。以經度之。凡儀象表漏。文飾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徒臣阿你哥。十六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墉下。始治役。垣縱二百布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靈臺。餘七丈。爲層三。中下皆周以廡。其下面目中室爲官府。以總聽院政。長曰令。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

於上者。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局之司。左右旁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曆。諸生七十人。蒞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有副。有掌曆。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郎。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壺正。有司辰郎。分集於夕室。凡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列景曜。巽室。以措水運。渾天壺。漏。坤室。以措渾天象。蓋天圖。震兌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見。坎室。以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艮室。以貯古今推算曆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敷簡儀。下靈臺之左。別爲小臺。際葺周廡。以華四外。上指玲瓏。渾儀。靈臺之右。立高表。表前爲堂。表北塹石圭。圭面刻度景丈。尺寸分。圭旁夾以連葦。可圭。上露天日。爲度景計。靈臺之前。東西隅。置印曆工作局。次南神廚。算學設位。如上。初改曆之議。旣行。卽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若高麗。瓊崖。成都。和林。蓋擬羲和仲叔之命。又自上。都南五千里。中若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以求遠近之數。十七年冬至。以新曆進。遷官賞賚有差。十八年頒行之。十九年。以祕書少監臣趙秉溫。遷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事。明年啓皇太子旨。以諭德臣李謙撰曆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阿刺渾薩理。遷集賢學士。尋遷大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二十三年春。同進曆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事未成者。奏以臣桓與其議。若曆經曆式等序。若表漏儀象等銘。臣桓旣冒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初。序而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太祖神武。始開乾坤。勩業垂法。以貽後昆。續緒紹功。剷除妖昏。逮今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外遣將帥。伐辜弔民。罔越厥志。炎方歸命。赦其後至。武功告成。萬國來萃。同軌同文。重譯奉贄。小大悉臣。師旅以寧。思與萬方。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蕃息生生。爲衣而蠶。爲食而耕。

士勸其賢。工勸其能。關阨夜開。商旅通行。民雖克勤。罔適天宜。匡之翼之。以頌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義。欽若天道。敬授民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穫。教其趨向。是宜是吉。五禮之舉。選時爲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策。期措斯民。康壽之域。民祝聖皇。眉壽萬年。民祝聖皇。五福駢臻。民祝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德何言。天覆地載。太平無垠。

瓶城齋銘

爲淮東憲司知事凌德庸作

閻復

利慾之兵。或墮吾城。蹂厲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若修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則城何懼於脫扃。瓶何患乎建瓴哉。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以戒荒。

訥齋銘

吳澂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敏於行。近仁者歟。是爲君子儒。非小人儒。

蘇氏藏書室銘

袁桷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致衍傳。謂默足以通。絕其知聞。敬焉執持。道焉執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決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

一、迎之莫元。倚兮不躡。仰止元聖。學海彌溢。

虛室銘

虞集

天地萬物。寓形太虛。何有非實。虛則俱無。有室非虛。何名虛室。室有毀成。而虛無成。無受毀質。室之在虛。無不加廓。有不加室。善居室者。反同於虛。萬古一息。

奎章閣銘

虞集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恆御焉。臣等奉勅刻銘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迺關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知許州劉侯民愛銘

李朮魯翀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劓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狃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譏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斬然。闐無雜謁。其在猷爲。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揖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刀嬰而節解。吏無稽牘。獄無泥訟。不尙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隆獎。學校三時。旣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爲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效。及終三年。諸軍數牧外。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農買穀。市僧連郡豪。徼糴外關。擅輕重。以售嬾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脅糴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衄。民



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馭數人。法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穀價勃湧。首發私庾。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鱗出糴市。虛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與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民。春夏徂秋。無凋瘵者。明年荐饑。羸孳狼戾。請省出公緡賑之。民爲蘇。中統抵大德。凡所立有司法程。討閱簿書彙帙皮實。而據守不踰。故勇於拯民。而善禦其害。省大核屯田。臨潁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人有說省曰。此古屯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隆平生息之道也。業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踴。以兵民恫疾之狀。迭陳不可卒止。宣徽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墜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繇賦齊均。凡出錢縣官。市物民間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貪肆者亦陰幸漁獵。雖瘡痍其民。不恤。侯深患之。土有均賦之。苟無之。抗簡覆陳。不允不止。鄴陵扶溝產紅藍。猝不時買。萬鉅。時其地年歉而藍霧。民大驚蹙。省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是不獨仁於許。又有以仁其鄰也。省檄論囚荆。而時荆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墊。省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囿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哀矜惻怛。未始不行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池。齊鹽止襄。舊樹石河之南。填鑄以畫鹽之法。葉令妄徙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喉漕屬。以其法酷。穿之。兩縣飛狀鬪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中。以危法。時侯偕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摧葉。復石舊疆。民底寧。河南先民疎土曠。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闕略。鹵莽逮今。民日生集。叢萊灌莽。盡化膏沃。價倍十百。鬪鬪滋熾。象吏蠹法。孔穴棼出。至有綿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旣

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僞。佑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爲衰。民葛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懼嚴其舅。姑而私竄外者。寘家。令妻教壻族事。如其女返魂。他屍者歸。壻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罣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屢愬州。至據地以慟。覘色詐立。屈之。決囚南陽。主婦告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僣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孚獄。供有寃。立貫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喧無益。一不取。齊祓精。壹以走羣望。靈貺昭。荅管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香拜舞。治所者。人旣德侯。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社尉廡僻遠。爲創築。近郡治。使與庫傳。狴狂相連時。檄循捍衛。弭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下通祠。而舊郡祠陋。不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柏六十四本。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貌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窳屬。厚燼禮去者。於侯又最豐。終讓卻之。始終銖髮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曄曄。嶽牧風紀。屢倚用之。軋強鋤暴。在人所不敢爲。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下嚮伏如甫至。談者偉異之。名聲籍籍。上游諸公。多譽籍之。交剡騰薦。不一二數。士論稱奉法恤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裕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嶄立。器度凝遠。春秋方強。摠用未旣。加忠孝。豈弟出天稟。能以學濟之。淵乎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興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旣不忍弭忘。侯德兩公倡率之人。彌咨歎其公云。聊旣敘其詳。乃撮而詩之。庸翼郡人寥邈之思。辭曰。

那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飢以寒。燠我舖我。鳴柚於家。田墾在野。繫我窘躓。均恫其身。

膏以雨澤。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蔑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顛顛。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孰匪人哉。而玩侯法。將薤芟之。我用是愬。善達而施。天下之兼。寧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麟麟。民莫侯攬。有堅其礪。鑄配琬琰。鼎鼎其來。疇允侯蹟。跂予望之。其永無極。

安氏尊經堂銘

李光魯紳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倣惕。予其銘之。於在古昔。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迺崇。詩書禮樂。順古範。銘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揅之。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善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二禪三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形於詠詠。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霸。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其用不窮。大禮大樂。升降污隆。宇宙有經。終古莫忒。民無能名。功載人極。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堯桀。相與掎之。曾子思孟。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氏東垣。世以儒名。味道之醇。服義之精。百氏諛聞。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至小無內。至大無外。晦不加蹙。顯不加泰。風雨震凌。岼嶮是屋。六籍鳳峙。疇非雌伏。安父之嗣。伯仲叔季。穉子齟孫。繩繩繼繼。豈徒藏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斯務勤之。其徒之賢。蘇伯修甫。將以所聞。往相告語。多歧亡羊。克敬克念。無或怠墮。請以銘鑑。

儼思齋銘

楊剛中

理究斯明。爲殊爲同。學求斯詳。疇初疇終。匪心斯圖。何彰弗蒙。旣端爾容。旣肅爾躬。冥凝虛遊。視遺聽空。思而以斯。無微不通。跛倚踞欹。必弛于中。矯笑躁言。必墮而功。戒哉無忘。惟道之融。



# 元文類卷之十八

頌

賈侯修廟學頌

吳激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城於大興府之北。其祖社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謀。前代所未有也。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監。命立孔子廟。暨順德忠獻王哈剌哈孫相成宗。始克繼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賈侯董其役。廟在東北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尋。東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廣亦如之。衡達於兩廡。兩廡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九仞。有四尺。修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西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爲齋宿之室。以間計。各十有五。神廚神庫。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外至於外門。內至於廚庫。凡四百七十有八楹。肇謨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功於大德十年之秋。於時設官教國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丞相以爲未稱興崇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爲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夾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之前爲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蒞之。館南而東。而西爲兩塾。以屬於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聖師之宮。巍然爲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天下之望。遠邇來觀。靡不驚駭。歎羨其高壯宏敞。蓋微丞相其孰能贊承聖天子之德意。而微賈

侯亦孰能闡張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督視。不避風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莫能違焉。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尙書。出領他處營造事。身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至大二年。還朝拜戶部尙書。首詣廟學。環匝顧瞻。如其家然。嗚呼。世之居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原名教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爲迂。而侯拳拳汲汲。惟恐或後。蓋其資識卓矣。侯少時爲憲府屬。憲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皆將連坐。證左迫於拷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在數中。獨守正不阿徇。淹繫三載。卒不變移。受誣者籍是得脫。自戶部尙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羅織之獄。侯議詳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免。嗚呼。侯之爲人如此。宜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也。非資識之過人。而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學諸生。激聞而愧。輒面赤汗下。夫文正之爲文正。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期者哉。侯名馴。字致道。濟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者爲頌。至大四年三月朔。國子監丞吳激敘詩曰。

於赫皇元。澤彌八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孔道曷明。千古日月。帝曰廟之。以對光烈。顯允龐臣。欽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相謂而馴。而職而職。乃基乃構。乃墁乃甃。侯祇相言。弗懈以虔。新宮巍巍。有倬其霽。宮牆之西。學宮爰作。我宏爾居。爾懋爾學。

爾士來游。四方具瞻。爾則匪遙。像貌聿嚴。  
恂恂賈侯。克敦克敏。孰控其廉。孰混其眵。  
一正不阿。百折不回。族斯糾紛。鄆之恢恢。  
廟學之崇。天子之德。丞相之功。賈侯之力。

右十章章四句

青宮受寶頌

虞集

天曆二年六月己酉。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臣等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巽。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贊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帝載龍旗。其行遲遲。萬民徯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毋卽安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旣渥差坰於牧繁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寶來趨維時范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屬寶來自南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旣壽以昌子孫千億

駐蹕頌

李虬魯紳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卽位修明世祖皇帝隆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忠簡王之子拜住丞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憲弼我世皇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勅詞臣卽王所有范陽采地湖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銘旣完十有二月丞相承詔蒞事凡犒工勞衆郡邑無所擾饋賀無所受天子遣使牲牢之饗秬鬯之禮數異禮隆不一而止父老聚觀或至感泣明年春正月帝幸涿州至碑所重瞳凝竚顧瞻有懷秋九月幸易州還丙午帳殿碑垣之南駐蹕御殿上顧丞相若曰汝祖考之績之盛世載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旣旦大官僕已上步自帳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歲壽從臣以次進觴天顏和怡甚久迺去丞相諭紳曰皇上眷我祖考至此不刻以志則未有以稱汝其銘之紳祇栗奉命用敢敘曰

太祖皇帝開創大業忠宣王孔溫窟哇太師魯國忠武王木華黎佐佑神謨拓定疆宇繼世國王皆著大功忠憲王繇國王世胄年十有八嶷然以鉅德大人相世廟統六合舉百度底雍熙仁覆天下以垂大猷以迪來哲皇上念垂統之艱難守成之不易懷往烈慰股肱聖度淵深非一介臣能闕萬一敢卽所聞見



以獻頌曰。

赫赫聖明。嗣大寶位。祖武斯繩。昭我皇制。慨想先正。孰佐我家。奄奠八紘。帝業以華。昔我太祖。疆理萬國。忠宣忠武。功高輔翼。雷雨方屯。忠武汎掃。華夏之民。國王蔭葆。巍巍世皇。幅員既同。弼成治隆。忠憲之功。奕奕忠憲。虎變莫測。年未及冠。烜著明烈。端冕正笏。不動色聲。雋傑在職。儒碩在廷。何昧不昭。何墜不舉。何紀不紹。何遠不睹。二十年間。再秉鈞軸。天極地蟠。孰匪亭毒。至元始終。中外人心。大蓋歸童。統慕至今。天日清明。終古莫晦。柱石廟廊。宗社永賴。相國今誰。忠憲胤嗣。民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克庸。滋益光大。一以至公。熙我天載。帝謂侍臣。丞相之賢。家世所因。其勅詞垣。于忠憲助。大修以文。配永河山。以竦見聞。涿鹿范陽。王有采食。山川蒼蒼。北拱帝極。蛟螭盤拏。大鼉負之。德音不廟。神訶護之。六龍翱翔。馭日霄漢。再狩郊坰。目此銘篆。淵鑑昭回。駐驂永懷。廓清煙霾。以霽九垓。從臣焜煌。千乘萬騎。能不激昂。以勵忠義。世世夔契。生此德門。君臣道合。豈徒示恩。忠憲來雲。源源裔裔。臣頌茲刊。丕告無既。

馮侯去思頌

顧文琛

皇帝卽位之明年。詔地官攷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幸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輒報聞罷。自唐以來。越爲雄藩。諸暨爲劇縣。尤號難治。侯始至州。訪民疾苦。知姦猾爲民害。由是嚴爲之禁。里社長有藏匿者。同其罪。姦猾望風引避。民賴以安。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令民得自陳訴。積年弊欺。一旦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以私謁。莫夜禱於侯者。侯輒斥去。

之邦之士。嗒嗒稱廉。侯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廉恥道喪久矣。吾豈詭衆哉。吾求以不負吾所學耳。凡豪強撓法者。必痛加摧抑。無少假借。旣不逞。則羣怨之。侯不爲動。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其所以詘姦豪而伸孱儒者。甚於爲州。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或曰。班固序漢循吏五人。而龔黃爲之最。如龔黃者。獨不可爲侯比乎。僕應之曰。漢循吏易能也。馮侯未易能也。漢郡地方千里。太守秩二千石。考最者。輒入爲九卿。次不失爲三輔。位尊而權任專。故其道易行。其化易成。而其事可勉而至也。今自州而上。有會府。有部。刺史。方伯。連率。而知州官五品。秩不滿五百石。制其權而撓其政者。非一。獨馮侯毅然不爲利疚。不爲勢詘。蘄於必行其志。然則龔黃爲馮侯之所易。馮侯爲龔黃之所難。烏可比哉。衆皆譁然稱善。則相率請爲文以頌侯德。頌曰。

叢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弊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子。惟姦是屏。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懽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旣來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飢。水利田功。乃懋乃司。帝曰咨汝。往忒其政。侯拜稽首。臣翼唯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祀侯德。百世不殫。視我茲刻。

贊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馨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書畫像自贊

劉因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王允中真贊

劉因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質齋贊

蕭欒

國子助教祁君子京。以質名齋。自爲記。且銘之。一時宗工秀人。題詠盡其義矣。齊人蕭欒。掇其遺而爲贊曰。

上古聖神。仰觀俯察。旁及鳥獸。取象維八。書契干戈。登降楹榻。化成之具。於焉以出。巍乎煥乎。重華位陟。文命誕敷。懋昭大德。視民如傷。于湯有光。姬情孔思。謨訓洋洋。經緯三極。時維至文。世變風移。覆其質云。

世之謂文古所無有。游夏言行昭昭可考。絺章繪句。錦心繡口。充棟汗牛。世用曷取。蔽天之明。望人之靈。蘇政迄廣。旤斯以成。卓哉祁君。矜世之病。質以自居。求盡其性。如彼流泉。載浚厥源。彼華彼實。載殖厥根。如賁尙白。循循勿勿。立德立言。成己成物。

晦庵先生畫像贊

吳澂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山泰喬岳。

臨川野老自贊

吳澂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絕塵滓。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

李奉公畫像贊

程鉅夫

歷觀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帝曰舊學。汝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權輿。熙運方開。明良起喜。如龍如雲。如魚如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清靜寧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豈惟丹青。盛德形容。尙友凌煙。黃閣清風。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虞集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羣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虞集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尙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

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象。歔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開典籤。玉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子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象。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墜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象。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聖施采。顧瞻學官。遺象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自贊畫像。

虞集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大象圖贊

虞集

皇帝畫大象圖。賜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某。承命裝演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條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眊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尙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包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咨神易。擬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囊佗圖贊

虞集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不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維佗。礪肉戴罽。毳旃帷房。條輓簾鞞。軋軋千里。載泉于橐。黃頭羔裘。騎引顧卻。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約。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邦式廓。裹糧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尤若。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雲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虜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見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壑。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玄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贊

歐陽玄

維子寧父。爲名卿士。其心寒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詎諧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家嗚嗚。在國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屢忤權相。晚著惠愛。足食邊饟。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原可作。孰敢吏雲。

潘雲谷墨贊

李 洞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道人曄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星漢燭。貢之奎章月在櫝。龍光淋漓九字福。

李節婦馮靜君贊

王士熙

古之稱節婦人者。不特織紵組紃而已。良人不天。未亡殆存。出生氣於寒灰之中。死者得安。生者已傳其家。嗚呼馮氏。百世猶夸。





# 元文類卷之十九

## 碑文

### 國子學先師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爲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宮。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刺哈孫答刺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靡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遼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贊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陸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

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陞陸。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願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旣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饋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從。聖道旣明。渙號旣加。我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旨。躋祀儒師。寶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訐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維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曲阜孔子廟碑

閻復

聖上嗣服之初。述祗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于金李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

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齊保魯。嘗假清臺頡歷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巽舍。卽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晝濟。竟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尙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歎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奈棟樑榑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至稱是。露階釳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蕝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壘重簷。亢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旣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顛。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灑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踟躕。旣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遠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感其祀。蓋治古之恆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傅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

霽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慈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武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泮。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遙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暈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汎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糲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卽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繼聖。恢前皇之遠猷。舉厥未修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覆毓漸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城也。金社旣墟。嘗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故宋

竊築爲北門。殆四十年。世祖徵兵天下。不忍徼利。一旦以鬪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自斃。五年。迺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闢。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旣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募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謹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鐘鼓。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祇畏矣。燧嘗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食顏子。拔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次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時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蒞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知。子思學會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譏立顏路。曾皙。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

云然。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之北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制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追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曷石求銘，奉議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聰，實分刺是郡，亦以侯嘗勸，宜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爲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則遠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禮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冑，以扞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旣逸，壇南海涯，顧爲土中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域，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奮文教，誕告優優，于學須才，如穫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逮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廬，亦奚以間，闕里卽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卽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列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世祖皇帝。敕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壻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旣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牆屋弊壞。將歷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爲寮。策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庀徒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郡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禮。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勳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爲懿。顛蒙昏庸之爲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爲武衛之服。召公之化尙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

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祿。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院兀都曠。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爲言。正堯。郟。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婦。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嗟。辟雍。巖巖。璩弁之璩。濟爾象犧。鉤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棹。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統龍衣。行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芹于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臚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顯。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闔。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連。王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爾先子爲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



侑之序不飾。室屋構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備。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庀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鍍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歷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爲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爲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爲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爲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今皇帝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旣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旣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人。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州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爲首焉。茲序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誦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

傳不爲羣而卽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翕以敷施。考妣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榘梓柏。弗離而斲。陶瓦髹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獨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牖茲顛蒙。闡而日章。淮巘諸谷。會流爲潢。南薄其郛。州名爲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旣衣食。又學爲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民豈忘之。

真定路宣聖廟碑

李朮魯紳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土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未卽敍。龍集丁未。敕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闢爨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卽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爲諸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壇于殿之北。神廚于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棧板。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台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安歡。提其綱。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瞻思。狀來請志。其續。紳嘗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真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怪也。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子侯。恆

山之唐。自唐侯卽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溯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窪窳。天人之道至矣。迺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元聖之緒。揀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哀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鎮股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士知所嚮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迺賦詩以慰鎮人士曰。

太行之山。潁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潁池之澚。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恆山嶙嶙。潁水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潁水湯湯。恆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德出潛。萬方旣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角。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恆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宇。久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局。肅肅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恆嶽。惟士也確。順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圖冠方履。天地之度。侃侃闡闡。天天申申。如目之眴。如躬之親。旣儼旣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敢爾。顛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 元文類卷之二十

##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鑄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庸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愍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卽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實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己溺。懋於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勤躬胝胝。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投艱。復修墜緒。一成之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繫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畔鑿。服習聲教。邇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願享。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

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修時祭。棟宇傾圮。官爲繕完。若江澗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薦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旣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檠。風雨欹壓。黻冕弗治。丹牖漫漶。先是宋政和閒。卽廟爲觀。邇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克具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礪石以楹。陶甃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旣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撫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纘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讜。謨協贊襄。蓋將絜斯世而躋之三王之盛。神人具孚。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妥靈。茲土嘉飫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澗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圭璧斯皇。嗣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壇。帝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

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牆。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繫帝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卽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錯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之岨。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旣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梁。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傲。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旣長。婉婉聽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媿。以歸邑人侯氏之子。士溫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溫亦賢子弟。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間。夫人始入

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閒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溫卒。居憂哀毀踰禮。旣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寢衰。皇元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偪。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夫人攜幼孤。裹糧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汚強暴。虧婦節。旣渡河。寓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穎悟絕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旣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公時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靜軍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沒王事。一子曰珙。慶曉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閒。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釁襲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子曰瑛。甲午歲。金亡。宿境大饑。人相食。夫人與孤孫珙瑛處。瀕死者數四。歎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不絕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饑。乏食。宋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亡。外無虺蜥。子之援。遂款附。人賴以生。范陽人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爲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爲京東行省。仍領歸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家焉。某年月日。夫人齋沐易服。召珙瑛立牀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修身齊家。汝宜



勉之。語絕。枕肱而臥。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葬于睢陽大陳村之別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玘瑛。力學爲儒。佐大府。靡好爵聲光。洋溢。享甘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今上初卽位。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勅臣松年爲之銘。銘曰。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粵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饑。其志弗渝。雞鳴膠膠。不替風雨。柏舟搖搖。載罹寒暑。金德旣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歿王事。偕有休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粵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嗷嗷林鳥。受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蕩摩又豈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垓圮旁。礪扶輿充兩閒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屬。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華而不用。凡

山林邱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秦技。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蹠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萬戶。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潄水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爲石甃。周爲繚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旣來請文。夫何讓焉。迺爲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

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于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問年。杭盈疇兮穉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牟。汜布濩兮濡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界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

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卽墓所有祠。歲久敝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瞻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修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旣別祠縣學。又卽墓建祠。其趨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慕舊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予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旣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尙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歙。崇文總目。尙書大傳三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尙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旣施于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賜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不曰榮。從祀孔廟。徧于寰區。

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嘉攸在。礪世作程。沈沈玄扃。體魄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尙賢。有壞必葺。遙觀厥成。  
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 元文類卷之二十一

## 碑文

###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墮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册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季王西夏。甚盛強。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尙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

決尙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瓊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瓊繫闔門獄中。瓊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始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漢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荊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禮。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瀾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闕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淩軍十萬。南豐。淩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淩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淩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菱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

死。獲其金。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月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斂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臨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下。玉。香。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恆。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願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衝。哀。摧。慟。屢。絕。且。死。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於。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泉下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哭厥喪。嗚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尙書省。江西尙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差。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

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溜水幽幽。束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蠱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迺陟潛沈。寢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陸陸。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蠹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鱸鮓。南海無波。麤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衆。輕於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檣鼓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裹轉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禰時。皂纛有鬪。迺今還歸。粉篆丹旂。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黼辰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籩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溜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旣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



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閒。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其家。願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瓊遠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瓊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

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瓊讐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瓊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徒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瓊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

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卽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閉。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闔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險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日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殞。馬下立陣者同口。驢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

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鬪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而遂遠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旣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旣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勛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燼未息。延命海渚。奉討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曰。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

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西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亟逼，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瘵癘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己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湖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

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卽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尙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粵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扣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

往臨厥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鱸。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隨良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焜蒿浮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額。我藝黍稷。亦有稻秬。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鏡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足。昔我父祖。荷戈與戍。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來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帝尙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豪髮。臨軒待之。命邁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斲。匪毫是私。國有恆秩。



# 元文類卷之二十二

##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真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刺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李蘭兮。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劄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逆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鬪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己。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般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儻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枯槁。非囿夫祝栗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願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己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喋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莽闌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凍。寒戰瘳。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動。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去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願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爲壇。盡

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禮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社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火經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嘗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梃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使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醴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爲陛下祈求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勦平下土。旣奠南邦。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回。六飛之騁。确确其艱。孰明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昊尙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卽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感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諡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

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元。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兌弦。三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于帝。求卽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顛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遜書。徵士蕭翯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於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滄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閒容車。帳閒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出入。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齋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隄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首。星羅棋錯。於是閒者靡不輿金篋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磔竭蹶。如恐于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卽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

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廟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二千。春秋之服。紵縑爲正。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旣譌。略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旣嘗禡牙於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旣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恆遠之宮。而弗遑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樓樓。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燼。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視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爲嶽。實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閒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

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略畔。八稔成績。巋然都城。勅建遺則。帝師京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尙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禋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禘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己。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闐闐。得是吉卜。勅行工。曹甃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忧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緝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棧題。稅椽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衡縱。捍陞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寧。屬之後殿。庫廡庖湑。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

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卽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惠孝宣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教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於留鑰曰凡修營石水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勅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籩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宗巡幸之邊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利位置行列棋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舉吾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教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勅爲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

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鬻鬻。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靈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考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廬。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殄殲大厲。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旣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閣。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



其門爲殿七楹。後爲二堂。行寧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甃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儼贏。寺須是資。大抵樞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陛庀之崇。題竊之鶩。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旣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騭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扈。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鑿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闕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剡剡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皇帝。覺皇氏卽。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己。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上卽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刺吉。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

之日。主謂王曰。應昌有土。肇自太祖皇帝。成於世祖裕皇。而順宗皇帝。今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己所自出。上篤親睦之誼。承成宗武宗悼敍之志。以有今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宮之東。曰報恩。盡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無極。上以命詞臣鉅夫。謹按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世婚。而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世祖。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尙帝季女囊加真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勳。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爲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孛不剌尙相哥刺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武宗卽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孛不剌魯王。逮今嗣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傳以輔之。爲之羣。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刺氏。維古塗山有娥。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庖。皮經之室。棲碑之亭。金碧焜華。禁檨宏密。繚以周垣。亘以修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己。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乘。宜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斃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亡休。猗歟盛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刺忠武洸洸。佐定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實至昭容。相我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彊。應昌旣邦。魯國是王。武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于祖宗。洎我聖母。澤澹恩隆。何以報之。佛法是崇。迺集羣材。迺徵六丁。

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列屋周阿。丹題藻梲。電轉星羅。形雲承露。翠霧凝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磐石其宗。礪山帶河。聖母萬年。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 栢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繇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敘。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須以成。化俗儆蒙。繫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惟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栢竊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

至於靡盬。轆轤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綴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厥性有恆。驕鷲忿鬪。失常是行。沈昵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毫穉畢觀。心掉膽摧。相旣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卜年。刻銘貞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尙書王士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

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蒞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牀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隋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闕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丕績。憲章修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數彘則。迺瞻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邇以逝。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邱。虎有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

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歷。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慈。拯汝迷溺。我卽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卽。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爲汝故。我施無惜。無菑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 元文類卷之二十三

##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傳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饜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

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而生生之意。恆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虜。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倦倦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嘘。曰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嶺。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蹙。緊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瀚祓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蒼。禹迹堯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鼎祚以隆。蓋力莫競於柱天。勳莫高於靖亂。忠莫大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刺人。小字玉昔。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李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會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禮之好。祖博爾朮。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諡武忠。父李樂解。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廣平王家分地。故以封之。武忠志意沈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出。無往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旣交。約畢命勝敵。無或退步。武忠繫馬於腰。踰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張毳裘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顏弗密。武忠植立通夕。足迹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夫人蔑里乞真。不廢邱嫂禮。皇子察哈爾。出鎮西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武忠旣老。以病薨。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戰所。中途護視。不啻如己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

驚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貞憲王月呂魯公。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龐厚。解御服銀貂以賜。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御史大夫。江南既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與利之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顏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衄。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靖亂之勳偉矣。詔憫其勞。賜內府七寶冠帶以旌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航海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三十年。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

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上卽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尙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錫晏。酬酢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蒙賜侍晏之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自餘奇珍祕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雨木冰者連日。春秋五十有四。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給喪。賻贈有加。剝香木爲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依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追封廣平王。諡曰貞憲。祖妣蔑里乞真妣完顏氏。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之美。子男三人。曰木刺忽。曰脫隣。曰禿土哈。女三人。曰失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丞長壽。曰不蘭兮。適宣政使蒼失蠻之子。泉府少卿不列禿。曰班真。在室。木刺忽年未及冠。詔選皇彌甥女八都馬妻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弟禿赤。爲御史大夫。九年春。有詔爲公植碑通達。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載在方冊。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於一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少讓。以之勒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渥於宗臣。尙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驥龍。崆峒嘯虎。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禦侮。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勳伐繼樹。命佐商周。德符伊呂。驚斷立極。鷹揚啓土。元祚如天。忠力可柱。顯允貞憲。事予世祖。綱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天戈奮舉。公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

駕至中途。公已退虜。一戰而勝。還師帝所。擊燼復然。餘勇再賈。威乘破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勞公。賞錫繁廡。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彈壓虎旅。日贊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珪。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城。遽停相杵。當寧豔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施普。續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無替成矩。泰山如礪。黃河如縷。爵以永傳。焜燿千古。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粵若稽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滅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金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朱。曰木華里。及卽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故朝廷議功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月赤察兒。姓許慎氏。曾大父卽博兒渾也。自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關土疆。厥功爲懋。薨。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烈門。王之。父也。恆鎮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遷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閱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矣。卽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

之政。令怯辭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辭。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兼領尙膳院。光祿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勦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囊韃。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耶。二十七年。桑葛旣立。尙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駭愕。尙書平章政事也。速荅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磧別墅。賞其清彊。桑葛旣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奮丁溪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剌合孫。荅刺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上以王佐命。元勳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摧姦薦賢。遷金紫光祿大夫。知樞

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成宗皇帝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三十年。時入爲寇。恆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刺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誅。辜。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旣遣。始以事聞。上曰。公深識機宜。旣而馬兀合刺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薦立武功。朕嘉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公以世祖晏幙。成宗御輦。及幙人樂工。海東白鸚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願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

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秃苦滅欲奔，款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寧。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四年，王入朝。今上皇帝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私第之正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爲棺，給驛馬百，送葬北地。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諡忠武。宰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開公主，宗王幹赤孫女也。遜眞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脫脫女兄也。燕鐵木兒公主，既察八兒女也。赤鄰別速氏，千戶王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刺兒氏，忽都台扎刺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子男七人：曰塔刺海，夫人赤隣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武宗卽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裕宗皇帝，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嘗學，樞密宣徽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辭。及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制曰：卿元勳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己利，人謂臣何。江南民力極

奏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上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修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諡輝武。夫人朔思蠻公主。宗王察帶孫女也。也里千公主。宗王失脫兒女。齊王八不沙女兒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淇陽王夫人。曰馬刺。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効節於大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李澤公主。宗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王韓羅思女也。宗隄丁。宣徽使怯烈女也。曰瓜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時。裕聖皇后命侍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今上淵潛時。領府中四怯。辭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官求賜者多矣。臣願還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尙服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太師兼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尙服。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我家。公之輔朕。克謙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錄功。爵公爲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領事多。恆懼獲非。王爵至重。臣不敢受。上曰。公辭之良是。然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白文豹。二年。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錄軍國重事。五月。左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五段。上曰。特賜太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釀賞何可滂沛。臣家准奏。十月上命爲尙書省大丞相。奏曰。尙書省銓



選刑名。非臣所諧。乞請新命。上悅其誠。聽焉。今上之初。詔曰。公輔先帝。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怙。辭。皇慶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八蓋。荅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送禿兒。也不千。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曰奴刺丁。並也。遜真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伯都。庶出。女七人。曰也遜真。爲千戶。怙辭夫人。曰蒙哥。爲魯王。愛牙赤妃。曰閱闕失。爲宗王。小辭妃。曰梭台。爲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未適。曰寶奴。爲宗王。徹徹禿妃。孫兒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千。丞相子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奉大夫。通政使。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荅火者。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曰八迭兒。爲宗王。沙刺班妃。曰奴只罕。爲親王。朔思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爲越王。阿刺荅失里妃。曰卯兒罕。曰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朶烈不花。鐵木兒。也不千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王。月兒魯。爲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事珪。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斂衽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畏威。懷德者。蓋許慎氏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太師。始終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爲父。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爲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宜乎男婚帝族。女媿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巖焉。曄曄焉。世有休仁。蓋將與天朝。胥慶于億萬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乃興之。維家開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太祖。實啓帝國。桓桓淇王。爲帝前驅。淇王子孫。四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孝。爰稽忠武。始事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

親猶股肱。親猶腹心。我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爭面指。羣罪不瞞。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爲良弼。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金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食予士。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投戈自縛。執迷孰敢。敵人有言。昔也狂醒。使我盜兵。蒙與天爭。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爲天氓。帝曰公功。進爵爲王。旅力尙強。永清我疆。驅馬來朝。告我今皇。一疾不起。兩宮震傷。飾終旣備。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大勳。與日同曜。淇陽真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諡故駙馬高唐王關里吉思爲高唐忠獻王。曾祖阿刺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爲高唐王妃。祖駙馬孛婁合。爲高唐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刺海別吉。爲齊國大長公主。父駙馬愛不花。爲高唐武襄王。妣皇姑月烈。爲齊國大長公主。忠獻王前尙皇姊忽答的美實。追封齊國大長公主。繼尙皇女愛失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木忽難請也。恭承卹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勳德。謁銘麗牲之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亡金甌山爲界。以限南北。忠武王一軍阨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太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衆或有異議。忠武不從。卽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賚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

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監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旣收帶陽。天兵下中原。忠武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畦昔異議所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尙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偕猶子鎮國。夜遯至界垣。門已閉。訴於守者。絕垣以登。逃難雲中。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治也。雲中旣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調卹孤嫠甚渥。鎮國至。封北平王。握金印。武毅自齟齬。太祖攜征西域。還年十七。鎮國已卒。繼封北平王。尙齊國大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荅。鎮國之子聶古觥。亦封北平王。尙睿宗皇帝女獨木干公主。略地江淮。歿於戎事。詔以興州戶民千計給葬。其戶至今隸王府。齊國大長公主。明慧有智略。祖宗征伐。出嘗攝留務。軍國大政。率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鞠育之恩。不啻己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王季。拙里不花。君不花尙定宗皇帝長女葉里迷失公主。從憲宗皇帝伐宋。至釣魚山。宋人堅壁不下。我師環攻。宋卒乘壁而詬。傍有坐而張蓋者。以謂弧矢莫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子曰囊加觥。曰邱隣察。曰安童。邱隣察尙宗王阿直吉女回鶻公主。國朝之制。凡宗室之女。皆稱公主。武襄雖貴。爲帝婿。總戎日多。家居日少。中統初。釁起闕牆。敗叛將闕不花於按擅火爾歡。獲其屬鎮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寇數出南門。禦以勁兵。輒復內竄。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北。敗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凡七。俘獲甚衆。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鎮雲南而卒。子火思丹。尙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真公主。武襄所尙齊國大長公主。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

次也。先海迷失。早世。次阿里八觶。耽嗜儒術。尙宗王完澤女奴倫公主。今高唐王尙宗王兀魯觶女葉蘇干眞公主。早卒。再尙宗王柰刺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女三人。必扎匣。爲皇兄晉王妃。葉里彎。爲宗王按攤不花妃。忽都魯。爲河閒王也。木千妃。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哀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大起。衆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贊我也。策馬以先。大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中三矢。一矛斷其髮。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十鎰。聖上御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王。蓋自王家始。王以西北未庭。請往征之。詔初不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轡。大德改元。夏四月。與敵遇於伯牙思。或謂俟大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爲國死敵。奚以衆爲。於是鼓噪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衆。擒將卒百餘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先皇所御貂裘寶鞍。繒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年秋。諸王將帥會于邊。共籌邊事。咸謂往歲敵無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騎至者甚寡。所謂鷲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衆不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衆我寡。三戰三卻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域。敵初待以壻禮。數欲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節之語。又欲妻之以女。曰。吾不覩皇太后慈顏。非聖上而命。不敢爲壻。卒不能奪其志。上憫王陷敵。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藝臣曰。阿昔思。往在戎陣。嘗濟王於險。衆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於稠人中。首問兩宮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輒爲左右所蔽。翌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昔忠武以一旅之衆。經綸草昧。去僞歸眞。繼以北平父子。武襄昆仲。被堅

執銳畢命邊陲。以死勤事。至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然於胸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爾祖矣。至於世緡國姻。奕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世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世子主安甫脫襁褓。詔以其弟尤忽難才識英偉。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鶻。封高唐王。襲爵之後。恪守父祖成業。撫民御衆。境內乂安。時齊國公主卒已久。凡王之珍服祕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子成立。又慨兄死節。及先德闡而弗彰。俾元舉走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諡之號。其孝友敦睦。雖儒素承家。有不迨焉。嗚呼賢哉。銘曰。

太祖聖武。握乾綱。風飛雷厲。起朔方。忠武華胄。踵後唐。疆介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弧。期共張。告以僞謀。吞厥軀。孤忠竟爲寇所戕。帝聞其死。久靈傷。世姻汝緡。龍渥彰。鎮國金鈕。何煒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尙主。歿戎行。一門三將。迨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釁。平閔牆。偉哉高唐。忠獻王。外孫衍慶。疏天潢。帝姬再降。惠澤滂。尊師重道。興郡庠。俗衽金革。北方強。禮義一變。齊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捐軀報國。分所當。千載烈日。橫秋霜。河山誓爵。奕葉昌。

